

## 文艺评论

## 传承有序的“闽派诗歌”

□卢辉

前有诗坛宿将郑振铎、冰心、林徽因、蔡其娇、郭风、舒婷,后有“90后”“00后”“10后”诗人,他们作为时代最有灵性的“接纳者”,常常将自己对时代的温情理解融入每一个词语、每一个句子中,并在每一首诗的内部构造上,实现自己睿智而又坚定的美学抱负,使得闽派诗歌不断呈现出崭新的风貌,成为中国诗坛的重要一翼。朦胧诗的兴起是新时期文学界的大事,其中一个杰出代表舒婷就是福建诗人的领军人物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包括吕德安、宋琳等在内的闽派诗人在中国诗坛广受关注。随着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尘埃落定,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汤养宗作为当下闽派诗歌的代表人物之一,奠定了福建作为全国诗歌重镇

的特殊地位。今天,福建的诗人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以群落命名,比如闽东诗群、三明诗群、漳州诗群、惠安诗群、厦门诗群等,他们构成了一个宏大的梯队,不断展示出新风貌,共同构建闽派诗歌的繁荣景象。

21世纪以来,诗歌写作和诗歌生态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闽派诗歌的时代反哺尤其明显,比如新媒体力量的崛起,网络与现实的“混成场景”成了闽派诗人首选的“家园”。他们在网络时代“制造”出一种以虚拟替代现实,或是修复现实、反哺现实、重构现实的诗歌印迹,即诗歌的网络场景、现实气场与精神气象,形成了具有全球意识的“闽派表达”,包括三明诗群、闽东诗群、漳州诗群、惠安诗群、

厦门诗群等在内的闽派诗歌呈现出山海交响的写作风貌以及对未来的执着幻想。的确,闽派诗人的群体写作,无论是从题材、立意,还是从语言、表达方式上,创作出一批具有时代隐喻与人文关怀的诗歌作品:一边是以海洋为创作对象的闽派诗歌,一边是以山水为主要创作内容的闽派诗歌。这些作品不是简单呈现山海语境,而是把山海语境作为清澈的文化幻象,参与网络场景与时代气场的生肌启动,并以纯正的汉语写作而又充满个性的触角,努力恢复闽派诗歌在网络时代依旧保持青瓷孤品的属性。进入新时代,闽派诗人凭借着对现实样态与时代话语的有效截取,他们的立足点在网络,变化点在现实。为此,

一方面,他们立足于网络场域,与世界交流,与世界对话,敢于催化传统文学机制的嬗变;另一方面,他们置身于时代疆场,亲近人间,敬畏自然,勇于开拓后现代全新的创作理念,在地方场域中释放出强烈的时代信号。目前,闽派诗歌的新生代,像年微漾、林宗龙等诗人,与闽派前辈诗人相比,这批年轻诗人作为“数字的原住民”,他们没有一味地沉溺于信息网络与虚拟空间,而是将它们与现实深度融合。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新生代诗人的“数字经验”使得他们的精神资源非常丰富。有时候,他们到更遥远的文学故乡去寻找灵感,甚至,他们干脆不在意文学,绘画、音乐、电影、游戏也成了他们心灵的故乡。于

是,这一代诗人在诗中所表现出的创造力,都有一种新奇的东西:空间遥远的东西,时间久远的东西,人性中深奥隐秘的东西。这些催生了他们的诗歌创造力的“合成”:他们一方面牢牢扎根于新时代,与时代交流,与世界对话;另一方面,他们的语言置于时代场景与心理景深之中,从新时代的反光中折射出政治的、情感的、现实的伦理,呈现出一股浩然之气,他们是闽派诗歌的创造力。

的确,如何通过“闽地”这个媒介,找到本土意识与话语主体成了闽派诗人追寻的目标。闽派诗歌唯有通过“山海交响”才能衍生出地域性与辨识度、多元化与时代性的交融。说到底,闽派诗人只有对“闽地”的特别呈现与特殊表达才能让闽派诗歌不至于成为地域领域的一场场属地诗歌游戏。当下,尽管人们生活于数字信息盛行的时代,但闽派诗人所关心的却不是如何以数字式的思考方式去体察时代,去认识自身,去温润人间。总之,为时代而思,为摹情而动,闽派诗歌一直把主体自觉与存在之思汇于一体,把山海经验与时代情思紧密相连,保持着时代与自然、情感与哲理的交融点和怡情美,构筑起具有地方视域的“精神中介”。

## 百姓记事

## 善舞的粉

□戴春兰

的粉团,握拳让它从虎口间挤出,右手用汤匙把丸子刮到冒着“金鱼泡”的锅里,再把汤匙在水里荡一下,马上刮下第二个丸子。另起一锅,“半精瘦”猪肉、香菇、冬笋、胡萝卜等都切丝,放入盐、味精,用大勺的热猪油炒熟。那边一锅的丸子熟成玉颜色,忙用勺子捞起,与配料和好,撒点葱花、胡椒粉,正宗的“珍珠丸”便起锅了!

但见盆中墨黑油亮红绿相间,鲜香扑鼻,吃在口中厚实嫩滑盐味登对,遂大口大口吃得饱撑才住口。珍珠丸是年节喜庆必备的菜肴,如乡民一般厚实纯朴,一大盆上桌也能一抢而光!

再来个素净的“生余汤圆”汤!把酸浆豆腐用漏盆擦成浆,磕个鸡蛋,放上盐、味精、葱花,和着地瓜粉一起拌匀了,也一勺一勺舀到清汤里煮熟即可。若放到柴火灶上咕嘟咕嘟蒸上一个小时,便成了豆腐丸,浇上红萝卜丝、木耳丝等炒成的“盐汤”,鲜美无比。别看这些用料和做法都简单,这豆腐和地瓜粉的比例全靠自家的手艺,粉放少了丸子容易散,多了又“停心”难嚼。有了这两样上桌,保你不会把烧大块、白斩鸡等“硬菜”放在眼里了!

月影朦胧,适合轻盈爽口的晚餐。打个鸡蛋,加入葱花、油盐,和地瓜粉一起加水拌匀,洗净了锅,放油,用勺子左一甩右一勾,那汤汁便很均匀地薄薄地摊在锅里,很快卷曲成形,便用锅铲把它卷成一捆,就是“鸡肠面”,极形象地状其形色。可直接入口吃,亦可切段炒小葱吃,丝柔油香缠绕舌尖。

干僵的寒冬或初春雨后,最好煎薯板了。把薯用漏盆刷成薯浆,拌上盐和碎蒜叶,再加入些木薯粉,打个鸡蛋拌匀,一勺勺舀到热油锅里煎。浆在油热情的怀抱中“滋滋”地唱着欢快的歌,煎得正反两面都焦黄后起锅。趁热蘸上琥珀色的米酒,米酒的醇香与蒜叶的浓香扑面而来,表皮油渣酥脆,内里雪白中夹杂着翠绿蒜叶,形容不出的软糯嫩滑,饱眼更饱腹。

“搅糊辣”也很能勾引食欲:在起“金鱼泡”的水中,切入小块的猪血,再一圈一圈均匀地撒入地瓜粉,一边用锅铲轻轻搅动让粉溶解。等完全搅成糊状冒泡了之后,撒入细葱花胡椒粉炸花生碎等。大盆盛上桌,一家人围着“稀里呼噜”大口吃着,额头上很快沁出细密的汗珠子,清寒便只能在门外踟蹰了。

记得有篇文章说:“给我一根地瓜藤,我能撬动整个城市!”诚哉斯言!这些浸染着泥土芳香的粉不由分说来到游子的生活中,也恰到好处地把一部分故乡、一部分泥香领进他的日子、他的梦境,内心便有了鲜活的地道的春意,有了不因世事纷扰而减少的生命底色!



莲,香远益清之物,似乎与小城格外亲近,有着特殊的人文交融。城中,许多地名均带“莲”字,莲新、莲花山、莲庄、华莲、莲东、莲塘……说来亦奇,总觉得地名上“莲”字,瞬间清香四溢,抱得诗意满满。

有莲的地方,总有些历史源头。一日,与邻坊阿婆闲聊,问起有关莲的地名。至于来历,老人道不明,但与我聊起了旧时风物。昔日小城,山水牵绊,古道穿行其间,小桥横架,牵起两岸人家。山民种莲,在房前屋后和田园方寸间,亭亭净植,洁雅清香。作为农作物,到了成熟季,还可摘莲得藕。我想,一方水土,育一方人文,因莲得地名,亦合乎情理。

时至今日,莲依然在小城的大小公园里种养,人文印记依存。时光种下了带“莲”的街巷,在小城日子中优雅相随,文化气息瞬间陡增。忆少时,老家山高水寒,村里无人种莲。最初

秋日里晴空万里,风早已卸下往日的狂躁,带着丝丝冰凉的气息纷至沓来。异木棉的花朵仿佛听到了秋风的呼唤,它们不约而同地次第苏醒,在某个夜晚悄悄地舒展绽放,把树枝装点得如烟花般绚烂和璀璨。一夜之间,异木棉华丽变身。多少经过街角的人邂逅了那一树姹紫嫣红,不由得称赞它的挺拔,感叹它的惊艳,品论它的傲世独立。

被赋予“美人树”这一别称,想来异木棉是受之无愧的。远远望去,开满粉红或粉紫色花团的异木棉犹如一亭亭玉立的美人,着一身粉艳的华服,高大挺直的树干、疏密有致的枝干尽显它曼妙高挑的身姿,即使深藏于街角公园也让人无法忽视它的存在。它张开纤细的臂膀,挥动着羽袖,在蓝天白云下翩翩起舞,巧笑倩兮,让人不由得被它吸引、向它靠近。

异木棉的树干底部呈圆肚状,花开之时恰似一支娇艳的鲜花滋养于花瓶之中。再细细一看,树干上竟布满了圆锥状的硬刺,密密麻麻的锐刺让人不禁望而却步。原来,这倾国佳人不仅不惧寒霜,坚持“百花凋零我独妍”的特立独行,还拥有“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的傲骨秉性。它如带刺的玫瑰,张扬中透着些许的疏离感,让人生出一丝的敬畏之情。抬头仰望,一朵朵粉色的花儿像一

## 诗路花语

## 古盐道

(外二首)

□戴高山

连风,都是咸的  
甚至空气以及出土的青铜  
都带有盐味  
至于说——盐的文化  
除了一日三餐,我们还有  
磨光青石的,盐运文化  
这里  
结晶了一层又一层  
一粒又一粒的晶体  
古盐道、古码头、古街坊  
古会馆、古庙宇、古驿台  
以及古碑刻和古陶钵  
于是  
闪光的青铜和透明的盐  
勾勒出盐运古城的岁月  
沙石、泥土、砖块、朽木  
和斜三角茅屋  
留下了  
一道弯弯的传说  
至于何时开始  
人们喜欢用青铜器慢慢饮酒  
喜欢在丰盛的食物中  
撒上一粒粒盐巴  
我真不知道了

只是记得  
我们一直吃着盐的晶体

## 六月,写给我的黄花草

六月  
带着百合花的影子  
你黄遍了秦岭川梁  
我收获青春的故事  
岁月金黄  
年轻是美好光鲜的季节  
你在山野喷涌着狂野的花信  
直到有天成为我枯黄的菜  
我大约记得你的前半生  
大约记得六月光鲜亮丽的季节  
在我后来一簇一簇之间  
吞咽下你的青春、容颜和生命  
在秦岭川梁,爱的六月  
我曾拥有一朵黄色的百合

## 木棉花

我的生命如同  
欢快闪耀跳跃的火苗  
我在暮春的朝霞和晚云间  
和你和太阳以及你的唇印  
交相辉映  
我爱你如火  
如同这座城市英雄般存在  
如你的执着与诚恳  
如地火崩裂的故事  
以及升腾的爱情  
除了烈火与岩浆  
在我生命凋零的季节  
我的粉尘归于泥土  
和你的爱凝成永恒的岩石  
固化生世的传奇

宋艺术对莲推崇备至,明清大兴赏莲之风……

家门口的莲花桥,并未种养半株莲花,只见桥下溪水缓缓流过,桥面车马川流,缓缓宽敞的河面下,长着大片茂盛的水草,随流水摇曳着。阳光下,河石兀露,水波粼粼,可以看到浅浅长长的水草间,有大小鱼儿来回游来窜去,甚是欢畅。水清,境优,鱼儿在水下优哉游哉,尽情享受水中美好。

周末,起得早。当我站在晨曦的莲花桥上,已可以触摸到整座小城正在苏醒,各种声音时紧时慢从耳边掠过。远处,偶落的商贩声,被不时经过的车辆沉闷声盖住。我站在桥上,思绪随风飘飞。想起儿时乡下老家,几个小伙伴抬着簸箕在小溪里堵鱼,几乎大半个暑假,都留在溪里,更多时候是砌半米高石坝拦水游泳。

诗云:唯有绿荷红蓼,卷舒开合任天真。

## 游目骋怀

## 小城莲韵

□朱定宝

识莲味,是在外婆家。每次过去,外婆像变魔术一般,饭桌上准有我喜欢吃的鸭肉炖莲藕。那碗诱人的清香,拉满儿时的幸福感,也见证了外婆勤劳朴实的一生。但我并不知晓一口咬开能带出丝的美味是何物,后来学了宋代周敦颐的《爱莲说》,语文老师生动的讲解演绎,加深了我对莲的深刻记忆。

我与莲有缘,不仅所在社区带“莲”字,离家咫尺,还有一座莲花桥。

取名莲花,颇有诗意,不免让人想起满池碧绿、江南独有的烟波浩渺之美。莲花自古高雅,充满浓厚的艺术氛围。遥念先秦,莲已走进王侯之门,吴王夫差在离宫为西施赏莲大筑花池。两千多年前的汉代,乐府歌辞盛行,这些与日常劳作相系的民间优美辞赋,赋予了浓浓的诗味。“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道出了满池莲花和采莲曲调,劳作乘船采莲,在收获的喜悦中载歌载舞,洋溢着浓烈的生活气息。唐

## 新人新作

## 美人树

□林雪妮



7月新人 林雪妮,1990年生,泉州南安人,主要从事志书、年鉴编纂工作,作品散见于报刊。该文为新作之二。

个个灵动的少女,它们簇拥着绽放在高高的枝丫上,随着绿叶逐渐脱落,花团便显得越发的繁盛。沉浸于这花团锦簇之中,花不醉人人自醉。

也许,秋风也中意这片温柔,不停地在花丛中来回穿梭。那被风抚过花朵,像欢快的少女手拉着手,在树枝上荡起了秋千,一片片细长的花瓣在空中轻轻地随风摇曳。时而,秋风用力过了头,便把一片片花瓣推下了枝头,花瓣随风飘荡着,洋洋洒洒,缓缓落下。落花纷纷你追我赶的画面,犹如诗人在创作一首浪漫的情诗,又像音乐家在奏响一曲温情的秋日之歌,这些诗歌随着花落尘埃,沉淀成无数个关于大自然的故事。

那匆匆的过客见到此情此景,也不免要停下脚步驻足观赏,感受花香氤氲,流连忘返,把秋天的寒意融化在这烂漫的花海。当风扬起的那一刻,便不由得开心地张开双臂,在树下淋上一场浪漫的粉色花雨。

此刻,我不禁想起刘禹锡的诗句“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异木棉把春日的繁华带到了秋天,给秋色增添一份艳丽和明媚。假如你也在秋日与花开的异木棉不期而遇,不妨停下脚步,细细倾听,倾听它的美丽,它的浪漫,它的孤傲。

